

我面前一堆竹枝都還沒削完，哥哥又拿過一根竹筒，柴刀一落，「啪」的一聲，竹筒被剖成兩半。

看到哥哥把竹筒剖成一枝枝的細竹枝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抱怨著說：「哥，你慢一點好不好？我這裡還有一大堆欸！」

哥哥停下動作，轉頭看我一眼，神色淡定的說：「誰叫你動作那麼慢！」

「拜託！你剖一根，我就要削一把，我哪兒慢了？」我不平

## ／ 大士爺廟

的叫著。

哥哥把柴刀和竹筒推向我說：「不然我們來交換！」

交換？哈！我不會再那麼笨了！看看左手拇指上那道明顯的傷痕，不就是由於我的笨而留下的？去年的這個時候，我就是因為和哥哥交換工作，結果竹筒沒剖開，反而差點把拇指剝下來，當時我還痛得哇哇大哭呢！

不過，那次卻因禍得福——拇指受了傷，縫了好幾針，別說削竹枝，其他事我也都不用做，活像個大少爺。現在我雖然也想找此事來「因禍得福」一下，但不會笨到拿皮肉痛來開玩笑。

哥哥看我沒回應，沒再理睬我，舉起柴刀，繼續「啪」

「啪」「啪」的剖竹筒。我也沒說什麼話，認分的把一枝枝

竹枝削成像鉛筆那般粗細，以便於製作拜拜用的旗子。

忽然一陣刺痛傳來，我忍不住

「哎呀」的叫出來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枝岔出來的小竹片把左手食指上的水泡刺破了，而且還刺進了肉裡。

我齜牙咧嘴，忍痛把竹片拔出來。

「破了？恭喜你，少了一個了。」哥哥半消遣的說。

我瞪了哥哥一眼，沒有說話，自顧自的擠出水泡裡的水。



說到水泡，削了兩天的竹枝，我雙手的拇指和食指上面起了好幾個大大小小的水泡，不明就裡的人看了，一定會以為我受了什麼嚴苛的虐待吧！

又削了幾枝，媽媽叫「休息吃飯了」的聲音響起。

聽到「吃飯」，我毫不猶豫的放下小刀和竹枝，立刻起身衝進廚房準備吃飯。

扭開水龍頭，手剛碰到水，又是一陣刺痛傳來。我忍著痛，沒敢再叫「哎呀」，萬一被爸爸聽到，他一定會說「這一點小傷也要『哀爸叫母』，你是不是男人呀？」所以，不要叫，才不會自取其辱。

扒了幾口飯，爸爸開口了：「你們兩個，下午趕快把竹筒和

竹枝剖好、削好，晚上我們要做旗子了，聽到沒？」

哥哥一面嚼飯，一面應了聲「好」。我心虛的低著頭，不敢出聲，也不敢看爸爸。

我早就和死黨阿龍仔約好，下午要去學校打籃球，怎麼可能留在家裡呢？爲了不讓爸爸識破我的計畫，我故意在嘴裡塞滿飯菜，假裝說不出話來。

午餐後，爸爸照例坐在櫃檯前面打盹。我一直偷偷的留意他，可是，他的眼睛就是一直不閉上。

看看牆上的鐘，和阿龍仔約定的時間就快到了，我開始焦急起來，真想大刺刺的走出去。只是這一走，一定會被爸爸叫住、問話；只要他問起，我就別想去打籃球了。因此，即使我再急，



對啊？這樣做到底對不



過嗎？我覺得好聰明欸！難道你沒有



啊，好狡猾喔！



也只有耐心的等著。

啊！皇天不負苦心人！爸爸終於閉上了眼睛，隱隱約約中，還發出了微微的打呼聲。

眼見機不可失，我趁著媽媽和哥哥不注意，像小偷那樣躡手躡腳的經過櫃檯，出了大門，然後快馬加鞭的往學校方向疾行，直到離家有一段距離了，才把腳步放慢下來。

經過大士爺廟，廟前的廣場上已經搭了好幾座棚子，棚子下，許多工作人員正忙著排桌子，那是普渡時給信眾們擺放供品用的——再過幾天，大士爺廟就要普渡了。我和哥哥剖竹筒、削竹枝，就是爲了普渡。

忽然，棚子下出現一個熟悉的人影，是叔公，他正比手畫腳

的指揮工作人員排桌子。

看到叔公，我立刻加快腳步往前走，萬一被他看到，鐵定會把我也叫去排桌子，我的籃球就別想打了。

說到大士爺廟，那可是所有鄉民精神景仰所在，每年到了普渡時，不論男女老少，幾乎都動員起來，即使沒有參與廟裡的活動，也都會沉浸在熱鬧的氣氛裡。

聽老一輩的人說，相傳在清朝時代，附近兩庄的鄉民因地域觀念的差異，時常發生械鬥，造成死傷無數，添了許多亡魂。於是在中元節時，觀音大士化身成大士爺出來消災去厄。

鄉民爲了感念大士爺，因此建了大士爺廟，在每年農曆七月的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，舉辦中元普渡，超渡在械鬥中死去的亡



不知道，不過我可以去問啊！



那你知道怎麼有那間廟的嗎？



哦！原來大士爺就是觀音大士喔！我家那兒也有拜觀音大士的廟。



魂——大士爺廟的普渡活動就這樣一直傳下來。

普渡期間，爲了服務信眾，更爲了大賺一筆，許多攤販會聚集到大士爺廟附近，販賣普渡用的食物和物品，競爭很激烈。

我家是開糕餅店的，而且就在大士爺廟附近，當然不能落於人後，普渡前後的那段期間，也是我們家最忙碌的時候，所以剛才爸爸才會交代哥哥和我，趕快把竹筒和竹枝剖好、削好。

不過，我已經「置身度外」了，眼前還是和阿龍仔打籃球比較重要，至於那些竹筒和竹枝，等回家後再說吧！

來到校門口，阿龍仔已經抱著籃球等著了。一看到我，他滿臉不悅的說：「怎麼這麼慢啦？我已經晒了好久的太陽了！」

「我又不像你，什麼事都不用做，想走就可以走。」我說。

「怎麼啦？你爸媽不讓你出來呀！」阿龍仔口氣緩了。

「我爸沒說不讓我出來，可是他要我哥和我把竹筒和竹枝處理好，意思就是不能出門啦，我可是偷偷溜出來的呢！」

「你溜出來，那竹筒和竹枝怎麼辦？」阿龍仔問。

「管他的，回家再說吧！說不定我哥已經做好了。」

「那……走吧！開戰去了。」

阿龍仔說完，冷不防的把手中的籃球拋給我。我毫無防備，看到籃球飛過來，伸手就接。才剛接到球，一陣刺痛又傳過來，我「哎呀」一聲，隨手把球一放，右手抓住左手食指，齜牙咧嘴的「嘖嘖」起來。

阿龍仔一邊撿起籃球，一邊問：「怎麼了？我打痛你了？」



「不是啦！是我的手指。」我放開右手說：「你看，都是水泡，這個還破了呢！」

「哇！這麼多水泡，怎麼弄的？」阿龍仔驚訝的叫。

「削竹枝造成的呀！」我忍著痛，加油添醋的把這兩天的辛苦告訴阿龍仔。

阿龍仔問：「你的手上這麼多水泡，還能打球嗎？」

我想了想，說：「管他的，打完再說，大不了就痛幾下嘛！」說完，從阿龍仔手中搶過籃球，往球場奔去。

## 2 我家的糕餅店

我拿著籃球，對準籃框，投了出去，本想空心進籃，但是沒投準，球打到籃板，變成擦板得分。

「嘿！阿傑，才兩天沒見，你今天好像特別準喔！怎麼投就怎麼進。」阿龍仔羨慕的說。

「是啊！是啊！」我一邊答，一邊繼續投籃。

下午的陽光很強，球場上熱氣蒸騰，我和阿龍仔恣意的打著球，根本忘了熱的存在。尤其是我，在大太陽下打球，比待在家

